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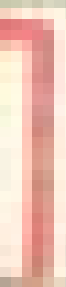
Ertong
Wenxue
Yanjiu

兒童文學研究



史學文庫

Early
Vietnam
1945-1954



儿童文学研究

第十四辑

- 主 编** 贺 宜
- 编 委** 巴 金 包 蕾 任大霖 任溶溶 朱 彦
吴 强 杜 宣 陈伯吹 李楚城 郑 马
钟望阳 茹志鹃 哈 华 贺 宜 鲁 兵
- 编辑者** 《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 出版者**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 排版者** 江苏常熟文化印刷厂
- 印刷者** 江苏常熟文化印刷厂
-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 零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25 字数 136,000
198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24.3817 定价: 0.46 元

兒童文學研究

第十四輯

目 录

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现状和我们的紧迫任务	陈子君	1
小百花园丁随笔	賀 宜	9
走自己的路		
——记严文井的儿童文学创作	浦漫汀	16
睿智而深邃的诗篇		
——试谈严文井寓言的特色	高洪波 崔 乙	27
神奇的幻想 浓郁的诗情		
——评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	顾宪谟	37
记严文井老师	刘 真	42
画文井	谢 璞	46
一颗耀眼的星星		
——试评《闪烁吧,繁星》的艺术特色	钱景文	50
奇与巧		
——试评《骆驼在挣扎》的情节结构特色	吴士哲 樊有俊	58
——试评《骆驼在挣扎》根的两篇近作有感	郑 马	62

新作小评

- | | | |
|---------------------------|-----|----|
| 一点启发 | 乐 孟 | 64 |
|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喜读小说《在谜林里》 | 俞伯洪 | 66 |

儿童美术漫笔

- | | | |
|------------------|-----|----|
| 儿童读物装帧的共性和个性 | 马如瑾 | 69 |
| “儿童美术民族化”杂谈 | 潘小庆 | 80 |
| 对当前低幼儿童美术读物的一点看法 | 一 浩 | 85 |
| 夸张与联想 | 王治华 | 90 |
| “时代感”与“赶时髦” | 陈兆祥 | 93 |
| 浅谈儿童美术理论研究的迫切性 | 薛 雪 | 97 |

《儿童时代》创刊 500 期纪念

- | | | |
|---|-----|-----|
| 衷心的祝愿 | 陈伯吹 | 105 |
| 在摸索中前进
——1982 年《儿童时代》部分小说印象 | 陈丹燕 | 108 |
| 革命传统之花永艳 | 黎汝清 | 113 |
| 喜看小百花园繁花怒放
——祝贺《儿童时代》出刊 500 期
并讨论它的科学文艺作品 | 郑文光 | 116 |
| 我们的小小小说 | 王安忆 | 119 |

外国儿童文学之窗

- | | | |
|------------------|------|-----|
| 巴利和他的童话及童话剧《潘彼得》 | 陈伯吹 | 121 |
| 列夫·托尔斯泰和儿童文学 | 韦 苇 | 132 |
| 美国儿童杂志一览 | | |
| [美]迈拉·佩特作 | 于如龙译 | 141 |

我和儿童文学

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黄衣青 146

关于《童话连丛》

贺 宜 154

简 讯

《少年文艺》召开三十年新老编辑、同人茶话会

《故事大王》画库出版

《儿童文学》编辑部召开童话创作座谈会

儿童文学园丁奖第二届评奖揭晓

陈伯吹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60 年

《红领巾朗诵诗选》出版

封面设计 王 俭

本期尾花 冯健男

陈子君

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现状和我们的紧迫任务

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是文学事业的双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我们党一再强调的精神，也是文艺界大多数人早已明白的道理。因此，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需要大大加强，一直是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普遍关注和强烈要求加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儿童文学也和整个文学战线一样，面临着一个开创新局面的重大任务，解决理论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

应当肯定，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和建国初期原来的基础相比，可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拨乱反正、批判“左”的思想影响，阐述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促进儿童文学创作走上健康轨道方面，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我们的队伍显著扩大了，水平也显著提高了。在人们所说的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即五十年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不过少数几个人。其中出过个人论文集的只有陈伯吹、贺宜两位老作家。而现在，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文章的作者已发展到五六十人，并且

已经有了若干比较成熟的骨干，其中出过个人论文集的有六七人，还有若干个人论文集正在陆续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一些综合性的儿童文学论文选，作家作品论和座谈会、讨论会的发言集，等等。我国第一个专门性的儿童文学理论丛刊《儿童文学研究》自一九七九年复刊以来，已出到第十二期。几家大型的儿童文学刊物也以一定的篇幅经常发表若干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文章。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已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与此同时还应指出，我们儿童文学的理论和评论工作不仅是在报刊上公开进行的，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讲习班，也成为探讨理论问题的重要场所。粉碎“四人帮”以来，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其他若干省、市的出版社、作协分会等在北京、上海、成都、沈阳、杭州、长沙等地分别召开的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已有七八次。一九八二年还在辽宁省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儿童文学理论工作座谈会。特别是，文化部少儿司和四川、辽宁两省在成都和沈阳联合举办的有东北、华北、西南、西北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学员参加的儿童文学讲习班，差不多对儿童文学创作中碰到的大多数问题都进行了探讨，既全面系统，又重点突出，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说都又比过去有了新的进步。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工作，开始步入一个比较活跃、比较系统和逐步提高水平的新阶段。我们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的。我们的理论和评论文章不仅数量太少，又不及时，而且往往缺乏必要的计划，不能很好地抓住要害，因而一般来说，水平也是不够高的，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比如，我们虽然已经讨论过“童心论”、“儿童文学特点”、“儿童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儿童文学的功能”、“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儿童文学如何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以及“童话的幻想和现实如何统一协调”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真正很有分量的文章还是不多。我们对许多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还缺乏比较系统和比较充分的研究，还写不出真正很有科学根据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甚至于一年过去了，连一篇对这一年的

创作情况、经验教训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的文章也没有。不仅高水平的没有，低水平的也没有。许多作者曾不止一次地发出抱怨，说他们的作品发表之后往往如石沉大海，几乎不能引起什么反应，甚至诚心诚意地想挨点骂也不可得。一些作者在创作上是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并有所收获的，但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地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不少人对创作上存在的问题也是有一些想法的，但是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场合去参加讨论。所有这一切同时又表明，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工作，仍然是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了。这种状况必须迅速而切实地加以改变。

如果我们联系目前儿童文学的创作实际来观察，就可以更加感到加强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的迫切性。现在多数同志对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的估价是，从总体看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不少较好的作品。特别是从数量上看，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精神上的饥渴问题。但从作品的质量上看，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状况概括为几句话就是：可读的不少，优秀的不多，冒尖的甚微，引起儿童文学界震动的没有。大家都感到，提高作品质量已经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似乎处在一种胶着状态，要继续发展，突破口在哪里？主攻方向是什么？许多同志都在为此而苦恼着。但是，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却未能对此作出必要和正确的回答。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落后和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和水平不高的另一个表现是，我们虽然已经讨论了不少问题，但是深度却不足，对这些问题仍然弄得不够清楚。比如，粉碎“四人帮”以后，《儿童文学研究》共组织了二十多篇文章来讨论“童心论”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儿童文学界发表文章最多和讨论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上海的同志们对此是非常认真和非常努力的。我们应当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但是，这次讨论的效果看起来却并不理想。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仍然抱着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是，认为这个问题的讨论

才刚刚开始，还大大地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第二种是，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第三种是，认为儿童文学作家要有一颗“童心”，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等等。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主要的是起了一种为过去的批判运动中的受害者平反和恢复名誉的作用，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仅止于此就不够了。我想，这恐怕是由于这次讨论对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深入不够的缘故。

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到底又是什么呢？我以为，这恐怕就是一个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特点问题。其中包括儿童心理问题，儿童教育问题。集中起来，最根本的就是一个如何了解和掌握儿童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特点问题。按照陈伯吹同志的说法，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几十年，但一直没有谈清楚。我想，关于“童心论”的讨论如果在为受害者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基础上接着深入下去，组织一次集中的关于儿童和儿童文学特点的讨论，那效果恐怕就要比现在好得多。

迄今为止，我们的儿童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的还限于婴儿和幼儿，对于小学生、高年级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少年儿童的研究，却是很不够的。而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又恰恰是我们儿童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这就差不多无形中形成了一个不应有的空白，对于我们发展儿童文学创作非常不利。而且，我们通常谈论所谓“儿童特点”，往往主要是谈的它的“自然属性”，或者叫做“生理属性”，而从它的社会属性的角度去谈的，实在是太少和太不够了。这实际上就是把“儿童特点”搞成了一种脱离现实世界的抽象的概念，既说不清楚，又缺乏实际意义，对加强儿童教育和发展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多大的好处。事实上，少年儿童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他们的思想感情、情操和心理特点，都必然要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随着社会生活、社会矛盾、社会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儿童特点”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这正是我们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以至所有的少年儿童工作者

所需要了解的东西，也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近几年来，一些同志不断地在呼吁儿童文学作者要努力熟悉和掌握八十年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代表我们时代的典型形象，也才能够使我们的作品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生活在远比五十年代要复杂得多的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少年儿童的思想状况和性格特点是什么？仍然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人去比较系统地研究过。我们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说起来好像是在描写今天的生活，今天的孩子，但实际上却似乎总也脱离不掉五十年代的影子，或者说，放在什么时代和什么条件下似乎都可以，而缺乏明显的时代感。这也就是我们的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不能令人满意的根本原因之一。

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许多问题，固然都存在着各自的相对的独立性，有着各自的相当丰富的值得研究的内容，但这些问题又几乎都与如何理解儿童特点这个问题有着一定的联系。比如，儿童文学要不要接触社会矛盾和要不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问题，如何认识和运用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问题，什么是新人和怎样写新人的问题，儿童文学的功能问题，童话的幻想和现实的统一协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促进儿童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使我们的儿童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对于这些问题，目前我们仍然是既缺乏创作实践上的大胆探索，又缺乏理论上的认真和深入的研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仍然是各持己见，思想是比较混乱的。我们已经有了了一本儿童文学概论，这比起过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这本书的局限性却也不小，看起来似乎主要的是起了一种普及儿童文学基础知识的作用，而“论”的内容却很不够。特别是对于当前众所关心的一些儿童文学创作上的重要问题，讲的都不够清楚。这里当然不是要去苛责这本书的作者和编者。对于他们所作的努力，我们都应当表示敬意。这里只是要说，包括这本书在内的我们的许多文章，虽然也接触了不

少问题，但都探索不深，没有说清楚。这是客观事实。我想，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目前儿童文学理论仍然只具备一种较低的水平，需要以加倍的努力去提高，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缺点。我们非常需要改变目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队伍中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和零敲碎打的状况，集中优势兵力，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攻关，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某些主要问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这样，我们的情况就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但是，这项工作我们长期没有做，也不知道究竟应当由谁来做。

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为什么落后？这固然是由于我们原来的基础过于薄弱，我们的队伍本来太小，又不能够较快地扩大和提高。这是我们的致命之处。但要进一步问一个“为什么”，这就比较复杂了，一时也说不清楚。单知道，在成人文学要办一件事情似乎很容易，在儿童文学要办一件事就非常之难，儿童文学理论要办一件事就更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用来描述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的现状我想倒是非常贴切的。比如，多年以来上海的同志们就想搞一个专业的“儿童文学研究室”，但是几年过去了，仍然进展不大。好像是有了一个牌子，但实际没有编制，或者是有了编制实际没有人，或者是有了人但实际不能真正进行研究工作。人们一直期望《儿童文学研究》要办得活跃一些，出得及时一些，成为一个指导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权威性刊物。这个期望既是合理的，又是比较现实和顺理成章的。但这个刊物却至今人力不足，刊期过长，从内容上看，在指导创作方面也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和《儿童文学研究》差不多，几家每期发几十万字作品和一定数量理论文章的大型儿童文学丛刊，也大都只有一两个或两三个编辑。据我了解，这些同志差不多都是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连星期天都要搭上的。我们还能够对他们怎样苛求呢？情况常常是这样：在成年人的某些文化事业单位，编制可以膨胀又膨胀，人员可以增加又增加，人浮于事，有多大的浪费也不在乎。但一碰到儿童文学方面的事，就卡得很死。总是不顾实际需要，要求精而又精，减而又减。许多同志为了事业，长期累死累

活，有谁关心？有谁同情？身体搞垮了这且不说，又怎么能够比较从容地开展业务活动，研究问题和提高工作水平呢？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像这样下去，儿童文学还怎样开创新局面？少儿文化艺术工作又怎样能够体现出它应有的战略地位呢？

儿童文学界并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人愿意终生为儿童文学事业多作贡献的。但这批人却往往不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潜力。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社会上对儿童文学特别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关注不够，又有我们工作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似乎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绳索，捆绑住了大家的手脚，有时几乎达到了难以动弹的程度。儿童文学工作者常常需要承受种种额外的压力，经历更多的复杂矛盾，自讨苦吃，自寻烦恼。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许多事情有权的人不想干，不准干，而想干的人又说了不算数，不知如何是好。这也许就是许多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我们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工作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困难！在五十年代那个人们所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不少成人文学刊物都曾经发表一点儿童文学评论文章，至少是每年“六一”前后要搞一点，以表示对广大少年儿童及其文学的关心和重视。但不知什么缘故，当党中央已经进一步把少年儿童工作提到战略性重要地位的今天，绝大多数成人文学刊物却似乎都把这项工作从自己的任务中完全勾销。连“六一”前后点缀一下，应景的愿望也没有了。我国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专业性儿童文学理论丛刊《儿童文学研究》，自粉碎“四人帮”以后复刊以来，在五六年中只共出了十二期，所发表的评论文章大小不过二百来篇。其余两三家大型儿童文学刊物虽然也发一点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文章，为数就更是非常有限的了。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期望有一份全国性的少儿文艺报纸和期刊，以便能够比较及时地交流情况，交流经验，讨论问题，指导工作。但至今迟迟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志于从事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的同志，都感到自己连个练兵场地都很难找到。或者说，这个练兵场地是太窄，太小了。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儿童文学理论队伍的扩大和提高，当然也就要对儿

童文学创作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是我们在开创儿童文学新局面的工作中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以上谈的，大都是我们儿童文学理论工作不能很好地跟上时代、跟上形势的客观上的原因。这些原因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作为我们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自己，则应当努力学习，刻苦工作，争取写出一些能够实事求是地进行思想和艺术分析的、较有分量和较有创见的文章，以此来取得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特别要进一步清除多年“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影响，端正文风，和儿童文学作者建立平等和亲密的合作关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对待不同的意见，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不意气用事，不抱个人成见，取长补短，把大家的智慧和力量集中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奋斗。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较快地改变我们的落后状态，为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小百花园丁随笔

贺 宜

儿童诗的“危机”

一个写儿童诗的朋友感慨系之地对我说：儿童诗面临危机了！虽然由于贯彻双百方针的要求，出版社和儿童报刊还要出版和发表一些儿童诗，但是实际他们对儿童诗的态度都不很积极。儿童诗集很少有出版机会，即使勉强接受下来，印数常常只有几千本，甚至还有不满一千本的。时至八十年代，我国少年儿童人数已有三亿之众，而儿童诗的出版状况竟倒退到解放前的水平，实在令人感到惶惑不解！

朋友的感慨引起我的深思。近年来儿童诗的冷落寂寞，我也有所感受，不过我觉得如果把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为出版编辑部门或者发行部门态度不积极，未免把问题看得简单了。作为儿童文学重要样式之一的儿童诗，历来是小读者们所关心和喜爱的，现在广大的小读者对它忽然不怎么热情了。这里面肯定有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其它原因。

记得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期，那时我国的儿童诗创作呈现了极为活跃和令人振奋的局面，说得上是奇花竞放，彩色缤纷。诗坛涌现了许多脍炙人口、为全国少年儿童所传诵的作品。那些艺术性和政治激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儿童诗，例如袁鹰的《在汤姆斯河畔》、李季的《三边一少年》、金近的《哈瓦那的孩子》等，曾经多么强烈地激起了孩子们感情的浪花和培育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和国际主义精神。那些充溢着诗情画意、高洁美丽的心灵和真挚纯洁的精神世界的儿童诗，例如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和柯岩的许多刻画孩子的内心活动的优秀诗篇，曾经多么有力地感动孩子们，赢得了孩子们的赞美和会心的微笑。任溶溶的构思新颖、充满幽默感、不落俗套、深有教育意义而摒弃教条的快乐的诗歌，曾经带给孩子们丰富的喜悦和引人深思的启迪。那时的儿童诗大量渗透到孩子的精神生活中去，成为他们乐意亲近的朋友，形成了儿童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没有了这些儿童诗，就会使人无法概括当时我国儿童文学的成就。

然而，现在这些成为我们对过去的怀念了。儿童诗的坎坷，还是从十年内乱开始的。它还不是象童话一样遭到根本的扼杀，倒是在形式上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特别器重，在报刊上大量出现了充塞着空洞的政治教条和所谓“豪言壮语”的诗歌。这就严重地砍伐了儿童诗的生机，使得小读者对它逐渐加大了“信任危机”，而不愿意把它当作表达自己心声的亲密朋友了。

“四人帮”已被粉碎六年多了，但是小读者对儿童诗的兴趣为什么还没有恢复过来呢？我想这恐怕不能完全诿过于十年动乱对儿童诗造成的破坏吧。要知道问题所在，我们要从当前儿童诗创作本身去找。

试以上面提到的一些曾在孩子们中间产生较大影响的诗作和我们目前的儿童诗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有些儿童诗，缺少一些作为儿童诗所不能缺少的因素。缺乏这些因素，会形成儿童诗艺术素质上的缺陷，影响小读者对儿童诗的兴趣。

儿童诗的基本因素，是它的音乐性和形象性。

音乐性里面包含着音韵、旋律、节奏。现在有的作者不大注意儿童诗读者是孩子的这一特点，以“创新”为托辞，对儿童诗的音乐性未予足够的重视，无异自己为儿童诗接近小读者设置了障碍。如果说自由诗已为一部分成人所接受的话，对于小读者，乐于接受的就很少了。孩子们对儿童诗的音乐性是很敏感的。他们特别喜爱那种朗朗上口、易记易背的诗。有些诗句隔了很多年至今还留

在他们的记忆中。所以，不能把儿童诗的音乐性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

形象性排斥那些华而不实的词藻、空洞抽象的形容。儿童诗回避单纯的抒情，它引起小读者感情上的激荡，是依靠叙事和发展变化中的情节，以及事件所产生的对小读者情绪上的各种反应。在叙事中抒情是儿童诗的一条规律。凡是小读者喜爱的诗，总是叙事性的。即使短诗，寥寥数句，也必藉某一事件的铺叙，传达作者的感情，避免单纯的抒情。我曾经问过一些小读者，喜欢怎样的儿童诗，他们的回答，无例外都喜欢叙事的，有情节、有故事而又充满激情的诗。原因就在于叙事诗较之单纯的抒情更有利于出形象。

任何作者如果不认真对待儿童诗的有关音乐性和形象性的要求，等于自行把小读者对自己的诗作发生兴趣的起码条件勾销了。

不过，音乐性和形象性固然是必要的，还不能说具备了这两者，就能保证儿童诗获得小读者们的喜爱。小读者喜爱某一首诗，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从内容上来看，它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小读者的生活与感情，他们的所爱、所恨、所困惑、所追求、所熟悉、所渴求了解。总之，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小读者的共鸣和关注。在艺术形式上讲，它又比较能适合孩子们的兴趣和欣赏习惯，构思比较新颖，不落俗套，能给孩子们较新和较深的印象。比如说，尊敬师长的主题和题材，在儿童诗中我们也见到过许多，一般总是描写老师如何关心孩子、如何慈祥、如何深夜不寐批改学生的作业等等，而我读过任溶溶同志的一首诗，写到爸爸带着“我”去拜望老师，爸爸极其虔诚地表达了对童年时期受业的老师的尊敬和感激。这个题材新颖，构思十分巧妙，画面动人，别具一格，不落窠臼。刻画了老师兢兢业业，培养几代人的辛勤和勤劳，使小读者们心头油然而起了对老师的敬意和爱戴。这首诗给人的印象，较之那些直接抒写老师如何关心学生、学生如何敬爱老师的诗似乎更为深刻有力。

说儿童诗面临着“危机”，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我想，要使我